消夜後回家，下女守夜開門，愛蓮很覺過意不去。吩咐她：「我們自用屈呂室，你快睡吧，對不起。」她倆見天已變北風，有暖氣，仍有冬意。宇津先入浴間搓洗，叫她道：「男朋友，你快來爲我擦背呀！」

兩位搓洗冲乾淨後，雙雙入池浸着。宇津這時才痛快告訴愛蓮，那舞男的秘密：「他怕羞，下部不敢貼，我不是告訴你了嗎？後來我只好就他，哎呀嚇了我一大跳！」

「什麼事？你現在倒嚇了我一大跳哩！」宇津反面從愛蓮身後抱住她：「熱水舒服！快說，什麼事嚇你一跳？」愛蓮欲說又止，扭着身子道：「羞死了，他是男人，你該明白啦！」宇津詫異起來：「舞男啦，當然是男人哪，有什麼神奇？」愛蓮轉過身來，以手入水底，作勢告訴宇津：「他害羞，可是這地方却獻醜了，他一碰我——三點之時，他他他……變了，嚇我一跳，我感覺到的。忙退讓一步，他已知道失禮，不敢出聲，却又老實道歉說：失禮，碰了小姐了，失禮！」

宇津大笑，全身又熱又動了憐香之意，便緊緊摟住愛蓮水吻：「你眞可怕，有這觸覺的經驗啦，你，你是個女孩子喲！」兩個浸了許久，然後乾身進入雙人用的和室，睡榻榻米，天寒，又不好大開暖氣，因爲必須蓋大被才合衞生。宇津先入被，愛蓮見她裸睡，便也一樣，宿在她那膩滑的胸前：「我盡男友的責任，我的情人！」宇津在她咀角輕咬道：

「原來那小子動了意思了……。」說着時又告訴她：「他很高的身材，明白麼，長身高個子的男人，哎，不說了。你……好好克斯我！」愛蓮便極盡「他」的責任，宇津已呻吟不絕了。兩個一直獲得了「假鳳虛凰」的滿足，才抱住倦極睡熟了。次日兩人有小松本太太白芳蘭之約，在新宿的「遜多利」威士忌大廈九樓大咖啡座飲西班牙咖啡。她們步行到附近惠比壽車站，正在機前買票時，愛蓮見自己前面的一個長身男子，也在用千元紙幣伸入機——日本叫「千元札」，平放入紙幣，吸入後，即向所購之鈕按下——如一百八十元，便按一下，然後下口盒內出來一票，找回八百二十元硬幣——五百者一枚，百元者三枚，十元者二枚。那人一轉身，愛蓮已看出他正是昨夜的舞男！但他沒看她，而且她回復了女裝。她一驚，便接着用紙幣用此機，共買了兩張：「快走，追進去，是他，方才那小子。」

五〇五：售票機前冤家路窄

他一直獲得了「假鳳虛凰」的滿足，才不絕了。宇津已呻吟不絕了。

七八四：徵求朋友意見

這天夜裡，李偉生躺在床上久久未能眠，想着整日的荒唐事，又想着明天去別墅見黃亨的事，思前想後，竟失眠了。

翌日上午時分，他給黃亨打個電話，說午餐時到別墅來和他談一些事，黃亨答應了。回到酒吧，空無一人，他進經理室休息，想着中午和黃亨見面時應說什麼話。

正當自斟自飲地喝拔蘭地之際，何大義開門進來，一眼瞥見他就問：

「咦，這麼早就來了，有什麼重要事嗎？」

「沒什麼，在家悶，便進來喝酒了，」他笑道，「來，坐下來一起喝，這樣高興些。」

「我以爲你在查賬目，監督我的工作。」何大義打趣地說，「經理辦事是認眞的。」

「別亂扣高帽子，難道相信別人？」

何大義點頭，坐下後斟了杯酒道：「我們的生意一開始就不錯，看來有前途的。」

「那就好了，這說明我們自己已有信心，有了信心，什麼事也好辦了。」頓了頓，他又道，「大義，我打算中午到別墅見見黃董事長，而且每天去一次，薑報一下工作情況，免他担心，你認爲這樣做好嗎？」

「每天去見一次，太麻煩了，」何大義呷口酒，「一週一次好了，因爲不必太頻密的。」

一五一：俠義心腸

如果用刀拮佢，咁樓謀殺，我都係唸唔掂。」

阿七曰：「芬芬，如果你眞係帮得到我，咁就不必我太花腦筋。我有個好辦法，不知你肯不肯應承。」

芬芬點頭，曰：「佢使錢好似要使死人咁，冇法子喇，雲姐要我陪佢。」

阿七曰：「乜你現時仍然有陪佢乎？」

芬芬默然點頭，曰：「然，幾乎隔日就要陪佢一次，占美，不如我同你報仇！」

阿七大喜曰：「眞係？你點同我報仇？」

芬芬一怔，曰：「又係嘅，僞吧？」

「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但你的心會這樣想。」

「別擅作分析。澳門一次談話後，我知難而退！自己得不到的果子，我不會說是酸的。」我說着便在石上坐了下來。

我聳了聳肩。

「知道爸爸這次把我叫回家來，又故意安排我和你在一起的用意嗎？」她扭臉瞥視。

「到你家時，他告訴我一切——他爲回報我撮合父女見面，製造一個公平競爭機會，我感謝他，但承認我已經失敗！」我高聲說：「蠶虫吐的絲，結的繭，應該爲種桑養蠶人所得！」

你生出討厭之情！但你不是，洒脫，放得開，再也沒有什麼表現，甚至連一個電話也不打來，我把這事告訴倫表哥，他默然一會說——我遇到一個爭愛的高手！我呢？爲此寢食不安，好像欠負你許多！」

「你根本沒欠我什麼。」

一七九：又到赤柱

未及一小時，我和曼燕又重臨赤柱。兩人在東灣的沙灘印下足跡，走向岩礁嶙峋的大浪岬角。是週末下午，又是深秋天氣，到處都見到燒烤的小團體。那塊向海面伸出去的奇岩巨石空着，浪濤洶湧如舊。我先攀上去然後伸手再把她拉上去。

我們在石上站立，先望浪濤冲擊，再轉身望夏季電視外景除拍子良叔叔的戲，我和曼燕當時站立的地方，我指了指那方向：「記得嗎？」

不用我說話，她馬上接續：「當時我賭氣走掉！心裡後悔，也抱歉這樣待你！」

「喜歡你的不虛僞！」

扭臉過視着我：「現在我很虛麻煩我，我容易應付，馬上對你生出感激！」

「我高興說：「蠶虫吐的絲，結的繭，應該爲種桑養蠶人所得！」

一二九：抗拒心理

「也許，你們肚子餓，就覺得什麼都好吃了！」寶尼滿臉是稚氣與純眞。

望着那張娃娃似的臉蛋，趙敏忽然覺得，她實在很可愛。她秀氣、清純，第一眼就能予人好感，但更能打動人的是她的「眞」——又靜自然，毫不矯揉造作。

「明天是週末，我們帶你去倫敦市區逛逛吧！」唐明森說。

「學校的事還未解決，哪有心情去玩呢？」趙敏苦笑。

「這事反正要星期一才能去辦了，這兩天你就開開心心地去玩玩好了。」唐明森說，「不論長居短住，倫敦市區你總得去看看呀！」

「好吧！」趙敏點頭。

……

趙敏總算找到了一間學校，開始入學進修英語，同時，在英國的生活也逐漸地適應了。但是，她覺得日子過得並不快樂。

兩個人住一個小房間，難免感到局促，而且，趙敏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沒有歸屬感。雖然寶尼是一個不錯的女孩子，凡事都不會斤斤計較，但過去，大家並不熟悉，生活習慣也不盡相同，總就有點隔閡。

當然，她們是客客氣氣地互相還就，互相體讓，但就是少了一份親切感。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趙敏直覺地認爲，寶尼是唐明森的女朋友！這使她下意識間產生了一種抗拒的心理。

但是，在過去的通信中，唐明森從未有提過寶尼。

一二八：賺門而入

王超對寶蓮道：

「寶蓮，我不怪你有另外一個男朋友，我現在來這裡，只是爲了救你，我知你不是那些被刦匪之一，不過你與麥佐治在一起，你手袋又有賊贓，也就惹禍上身。」

寶蓮驚悸失色，向王超道：

「超哥，我眞的不知麥佐治會是個賊，你要救救我才好。」

盧占美對寶蓮道：

「超表哥剛才不是說要救你麼，只要你好好合作，聽超表哥的話，他當然會救你，會使你轉身事外。」

寶蓮忙點頭說道：

「超哥，你要我怎樣做？」

王超道：「很簡單，你與他們，帶了寶蓮，一同走進電梯，去到麥佐治居住的單位。」

「你是誰？」

寶蓮道：「佐治，我是寶蓮！」

樓門打開了，麥佐治探出頭來，但他還未弄清楚發生什麼事時，王超與四警探，早已拔槍在手，一湧而入，指住麥佐治。

現在到麥佐治家中按門鈴，使他開門讓你入去便成了。」

寶蓮答應。王超和寶蓮走出車外，他叫盧占美在車中等候，因爲此行可能會有危險。

這時，大廈門邊，已有四名警探在等候，王超探入電梯，去到麥佐治家門鈴。

樓內麥佐治問道：

「你是誰？」

寶蓮道：「佐治，我是寶蓮！」

樓門打開了，麥佐治探出頭來，但他還未弄清楚發生什麼事時，王超與四警探，早已拔槍在手，一湧而入，指住麥佐治。

一五〇：五〇五

七八四：徵求朋友意見

一七九：又到赤柱

一二九：抗拒心理

一二八：賺門而入

五：勇闖敵營

這輛車裝的是辣椒乾和烈酒，沙天德精心疊放，以免壓傷陳萬里，弄好之後，便叫親信拖出大門外，奎上馬匹，俄頃，要運送去兵營的人與物已經集齊，大軍便浩浩蕩蕩的開出京城。

沙天德駐兵之地，頗爲靠近京城，這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達，沙天德吩咐手下將食物送去伙頭營，而陳萬里藏身之車，則推去大寨。將軍們待遇與士兵有異，加上大寨裡還有十多個漢人，他們另有飲食習慣，常另備食物，瓦剌將士都不以爲奇。

車子到大寨，士兵搬下酒，沙天德親自把陳萬里托在肩上，道：「這是本將的東西！」言畢快步走進他住的那所營房，關上門放了陳萬里出來，低聲道：「先藏在床下底！」

沙天德到外面，跟下面的裨將商量軍機，又訂下今晚的口號。

「請盧押將軍巡第一更，本將親自巡第二更，請廖將軍巡最後一更！」盧押也笑道：「不錯！叫祁鎭給咱們當馬騎才有趣！」

（一三三）

這一幕，便接着用紙幣用此機，共買了兩張：「快走，追進去，是他，方才那小子。」

五：勇闖敵營

沙天德到外面，跟下面的裨將商量軍機，又訂下今晚的口號。

由於也先尚未訂下攻擊大明之大計，是以將士們也尚有閑情去飲酒作樂。沙天德請別帶上幾罈土釀的烈酒，請瓦剌將領飲。不久寨裡就响起一陣猜枚之聲。

沙天德道：「要巡更的請別喝得太多！」

盧押道：「中土的酒不錯，俺漸漸愛喝，沙將軍請咱們到府上喝個痛快？」

沙天德道：「將軍有興趣，幾時湊巧回京師，便請到舍下喝酒吧！屆時還要請你當晉咱們的家鄉小菜！」

另一位瓦剌將軍哈花都哈哈笑道：「待咱們揮兵打到中原，還怕沒酒喝？叫朱祁鎭的老婆替咱們斟酒，相信一定也無人反對！」

五：勇闖敵營

家出身背景不同，所以感情不如陳、沙兩家之親密無間，但到底也是漢人，因此很多時候站在同一陣線。

城市之光　兒戲（十三）

一個姊妹奉命到所說的髮型屋去，却見到鎖上了門閘，內裡無人。

她回報，說髮型屋未啓門。

迎親隊伍，約好了九時到來的，但新娘不在，女家自然十分焦急了。

何母提供了女兒平日慣到的髮型屋，姊妹們分散去找尋。跟着，一個個回報，說找不到。

跟着，有人憑窗下望，一說聲「來了！」

來了的是迎親隊伍，女家立即作出緊急措施，利用姊妹們討開門利是而拖延時間。

迎親隊不知新娘失踪，喜氣洋洋的在和姊妹們討價還價。

這一方，熱熱鬧鬧，那一方，緊緊張張，躲下來打電話找新娘。

新娘找不到，時間似乎過得快。雙方焦急了，女家商量後，把吳唯中的迎親隊伍延入室，告以新娘失踪之事。

吳唯中與何母，也六神無主。就在此時，電話鈴响了。

何阿蘭，你在什麼地方，快些回來。」何母聽到女兒聲音，頓時緊張在叫。

「叫他們走罷，我不嫁了。」

「怎麼這樣兒戲的？你等一等。」何母把聽筒交給了吳唯中。

吳唯中祇叫了一聲蘭，對方就馬上說：「對不起，我最後決定不嫁了，我再說一聲對不起你。」

「你先回來。」吳唯中話未完，已截綫。

碧血情仇

石峰・文　秋厚・圖

絲韁

懷楚

蜂風語言

繆倫

等着瞧

立法局選舉公佈。
且看今後政綱如何兌現。

早該如此

電車計劃全部翻新。
這才是爭客之道。

有此需要

一項調查顯示，贊成設寃情大使者佔八成。
大概有寃無路訴者多。

九九：陳浩泉

銀河偵探

沙駱一文　格袁一晉

心關

碗水

說文解字

學化學化

細菌合成胰島素能否醫治糖尿病

塲機德啓時何於建名命以何知你訴告

街坊服務

丘卡薄家作意

洛柯洛菲說小篇長部首

歐西行風談日十作名成

苑文

醫理淺釋

肺結核即肺癆及早治療可癒

痛骨有大紀年癌骨爲是必未

快樂誕辰

物數宮

中國京劇團

演員陣容何如

現在爲你介紹

舞台藝術

黑髮刺

現代江湖實錄之六

傷摸一字何含義　煩請一字又何所指

細菌合成胰島素能否醫治糖尿病

塲機德啓時何於建名命以何知你訴告

街坊服務

丘卡薄家作意

洛柯洛菲說小篇長部首

歐西行風談日十作名成

苑文

醫理淺釋

肺結核即肺癆及早治療可癒

痛骨有大紀年癌骨爲是必未

快樂誕辰

物數宮

中國京劇團

演員陣容何如

現在爲你介紹

舞台藝術

黑髮刺

現代江湖實錄之六

傷摸一字何含義　煩請一字又何所指